

王 南：



五個短篇小說



新生出版社

目 錄

扒手

友情與敵意

洋狗

槍

槐花

扒手

日本人在中國東北角製造出他們「人形」（日本對傀儡玩具的稱呼）的「滿洲國」時，我便踏上北滿鐵路的三等車，痛心的離開了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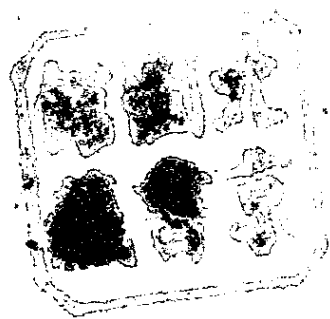
三等車裏的幾盞燈，像一團團尚未烤透的麵包，黃黃的黏在車篷頂上，照着牠下面寥寥無幾的旅客。我的座處還空着三個人座位，於是把腳架到對面的座位上，看着車窗玻璃上面凍結的冰花，讓自己沉在回想裏。

那些冰花的形狀，有的像被自己枝條上面積雪壓倒的小樹，有的像河裏隨水流動的藻草。要到明天日光熱力最強的時候，這些冰花纔會完全消融，但太陽一落，如果車裏還有人說話，又照樣厚厚的凍上一層。有的旅客，用指甲和口裏噓出的熱氣將冰花融開一小片，隔着冰冷的玻璃便可以望見遠處寒空閃爍的星斗。

到一個大站車停下了。車還沒停穩的時候，站台上強烈的青白色的電燈光，已經透過車窗玻璃上的冰花，照進車裏來。玻璃上不斷掠過黑色的人影，以及搬運夫背上負着行李的黑影。從開着的車門外吹進冷風和站台上小販的叫賣聲，車頭大聲的喘着，人們喧嚷着，爭忙着上車或下車。

車又開了。我的座處添了一個老人，一個婦人，一個青年，空座位都填滿了。

老人身材比較一般人的要高些，坐在我的左前方，兩手擰在青布面的山羊皮嵌肩裏面，暗淡的電燈光，照着凍得通紅的鼻尖和鬍鬚上的冰珠，特別發亮。車裏的暖氣，使有的冰珠融化了，可是他並沒有取下皮耳套。醬褐色的臉上堆滿的皺紋，有變和善的眼睛，不知為什麼，眉毛一直在皺着。他



的行李很簡單。

看樣子，老人是個住在離車站很遠的鄉下，日子也許勉強還過得去的農民，走了很遠的路來搭火車的。他有什麼急事呢？就我所知，鄉下人沒有急事不趕夜班火車的。

青年就緊靠老人的左手邊坐着，綠色的鴨嘴帽戴到眼皮上，遮住了上半個臉，只露出蒼白的尖瘦的下巴，右耳朵上面夾着枝吸過了三分之一的紙烟，風度近似一個城市的小商人。他隨身沒有帶行李。開車不久就打瞌睡。

婦人坐在我左邊，看不進她年齡到底是二十六七歲呢，還是已經過了三十歲，額頭和鼻樑都平平的，戴着頂黑絨的舊冬帽。從服飾上看得出她不是老人的兒媳，便是女兒。

老人和婦人之間，一直保持沉默。我感到煩悶便吸着紙烟，這引起老人也想到吸煙，從皮嵌肩裏邊摸出帶着煙荷包的旱煙袋，裝好一鍋烟，却摸不出火柴。

「唉！忘拿洋火啦……」老人抱怨着自己。

婦人從懷裏取出好幾根火柴，但因為受了身上的潮氣，接連兩根都沒有點燃，使用口呵着第三根。

「不要客氣，用我的罷。」我趁機會將自己的火柴遞過去，想借此攀談，至少可減少些旅途的寂寞。

「謝謝！」老人點着頭。婦人接過火柴，替他燃着了旱煙。

「你們上哪兒去？」我問。

「天津。」老人回答。

「這位是您的——」

「兒媳婦。」

「兒子在天津吧？」

「噫。」

老人似乎不願意談話，不向我問什麼。

一陣沉默過後，婦人突然問我：

「您是位學生嗎？」

「是的。」

「我打聽您：這兒離天津還有多遠的路？」

「天亮以後六七個鐘頭就到了。」

「哎呀！還得等到明天——」

她驚不住露出驚愕和焦急。老人看了婦人一眼，她也沉默了。

聽着車輪和鋼軌發出重濁的異常短促的噪音，知道車在加快地駛進。那座幾個睡着了的旅客，已經管不住自己的頭，讓牠隨火車簸動的韻律，無力地搖晃着。戴鴨嘴帽的青年，上半身斜倚到老人身上，不時的從睡夢裏發出一聲長吁，他的頭不像旁人搖擺得那樣自然而無力。

老人雖然閉上了眼睛，可是頸項硬直直的，只有頭部和鬍鬚隨火車的震動而微微地顫抖着，顯然他並沒有睡着，不過按照老年人的習慣，閉着眼睛在沉思什麼事情。

婦人呆呆地盯着車篷頂上的電燈，我看了她幾次，她都沒有覺到，燈光照見她眼角裏含着漂亮閃閃的淚珠。

一列火車是一個社會等級的縮影，可以說，火車是把旅客按照各自的社會等級來裝滿一廂廂的，各等車廂之間，人物相差很遠，同等車廂裏的人物，則是差不多的。

因此，我已厭倦於觀察這些單調的旅伴，也逐漸地睡去。

突然一下急劇的震動驚醒了我。電燈還在散出淡淡的黃光，知道天尚未有亮。不知車又經過了幾站，但四周的旅客並沒多大更換，只有坐在我正對面那個戴鴨嘴帽的青年不見了。

婦人也被驚醒，那驚愕的樣子，好像不能一下就理解：自己怎麼沒有睡在家裏燒過秫秸的熱炕上，而坐在這奔馳着三等車裏；但隨即清醒和鎮靜了。

「離天津還有多遠？快要亮了吧？」

她怯生生地問我，加以火車噪響的騷雜，幾乎聽不到她的話。

「看樣子，再過一點鐘就要亮了。」

這時，通到車尾那頭的車門開了，擁進一伙人來，為首兩個穿着日本式制服的中國人喊道：

「大家加些小心，那頭車上已經有人叫扒手偷啦！」

「各人看看自己東西有沒有丟！」

於是旅客們騷動着。

老人一下就站起來，右手伸進青布棉袍裏一摸，立刻驚呆了，隨即在身上到處搜尋着。婦人盯着老人的臉和在棉袍裏挪動着的手，像等候老人掏出個比自己性命還要寶貴的東西來。

然而老人卻沒掏出什麼來，只是「唔！——唔！——」的詫異着，張慌地搜索身上，同時彎下腰向座位上下尋找着。

「爹，在吧？」老人的姿態，使婦人變成恐怖和痛苦。

「唔！——該死！該死！」

老人不回答她，只在驚慌的來回地拗轉着身子，並且咒罵着自己。

「爹，不在啦！」

失望和痛苦使婦人的聲音發抖，同時慌手慌腳的幫助老人四周尋找。

擁進車廂的那伙人，已經走到我和老人面前。

「我，我，我的錢全丟啦！」老人立刻向他們報告。

「你錢的丟啦？」

其中一個日本憲兵，用他從「支那語讀本」學來的毫無生命的中國話複問着老人。他的臉扁得像塊杏仁，鼻孔下面留着兩叢短鬚。

「是，是的，我的錢全丟了！」

老人說着話，把棉袍掀起來向着他們，從裏面棉襖衣袋上邊的一條裂口伸出五個指姆來，又乾又黃，而且僵硬地動着給他們看。

「哼！給小豬「割包」啦。」穿日本式制服的中國人懂行似的解說着。

「外邊衣裳上面也割得有口吧，看看！」另一個穿日本式制服的中國人命令着。

老人用手摸着外邊的衣裳，於是穿過棉袍上的一條裂口，五個又乾又黃的指姆，又從嵌着左邊下面一條五寸長的裂口裏伸出來。

「叫人來「割包」了，割透三層衣裳！」穿日本式制服的中國人，帶着「鑑賞家」的風度說。鄰近的旅客也投過來好奇的眼光。

「剛纔誰捱你坐着？」

「一個年輕人……」

「我的來問！」

穿制服的中國人退後了，老人僵硬的痛苦的面容在日本憲兵面前，右手還在下意識似的繼續在身上搜尋。杏仁樣的扁臉上兩粒像杏仁樣黃的淚珠向老人轉着，半晌說：

「票的看看！」

穿制服的中國人接過老人摸出兩份車票遞給憲兵。

「噢！天津的開路？」

「是。」

「那個的，你兒媳婦的？」

「是的。」

婦人連忙立起，站在老人旁邊，低著頭。

「你們錢的多少？」

「五百塊。放在一個錢包……」

「噢！整整的五百塊有？」

「是，整整五百塊，十圓十圓的一張，放在紅布錢的錢包裹，外邊……」

「我問你的，准說；不問的，不准說！」

他制止住了老人。一個中國農民的五百圓錢的損失，並不能引起日本的興趣，但是一個農民帶五
百圓錢從「滿洲國」跑到天津去，這却惹起他注意。

「你們到天津的幹什麼話計？」

「到天津找我兒子。」

「找我兒子的幹什麼話計？」

「找我兒子——唔——有事。」老人底口舌變成遲鈍了。

「什麼的有事？」

「找我兒子——他，他打官司啦。」

「你兒子打什麼的官司？」

「我，我不知道。」老人惶恐的支吾着。

「撒謊！大大的撒謊！」憲兵惱了，接着向穿制服的中國人說着日本話。

「問你：你不知道你兒子打的什麼官司？你又怎麼知道他在打官司？」那個中國人翻譯着說。

「有人替他從天津送信來說的。」

「信的有？」憲兵向老人伸出手。

「一圓和五百塊錢通在錢包裏。」

「唉！丟啦的？撒謊大大的，混蛋！」

憲兵憤怒了，用拳頭敲打着座位的靠背，用日本話咆哮着。等咆哮過後，翻譯者模仿他的腔調向老人吼着：

「告訴你，你要放老實些！別裝糊塗！你兒子打官司你怎能不知道？你不說實話，一會捉住那小偷，從錢包裏翻出你兒子信來，那時候讓我們知道你兒子幹了壞事，哼，要你老命！砍你頭！」

他吼着，並不住的偷看憲兵的臉色。憲兵臉上浮着猙獰，得意的睨着在自己面前駭呆了的老人。

「我勸你想想，你不說實話，這趟天津就去不成啦！」另一個穿日本式制服的中國人勸誘着。老人不說話了，望着站在身邊的兒媳——她像發瘧疾樣的全身戰慄，若不是一隻手扶住座位的靠背，早已站不穩了。卜——又茫然望一望周圍的人，人們都默默的在坐着，有的甚至裝做睡着，閉起了眼睛。最後，眼光又投到兒媳婦眼上，停住不動了。婦人也望着老人，他們絕望的互相看着。

「不說的，帶下車，日本衙門的打官司！」憲兵說：

「說了罷，不說你是想找苦吃，這們大年紀啦！」

「爹，你就說了罷！」

「是呀，看你兒媳婦多明白！」穿制服的中國人像是勸誘老人，又像在轉讀他兒媳。

「你好好說，我『客客氣氣』的有。」

憲兵裝作寬大神氣，使我想到一隻狼玩弄着牠捕到的食物，例如顫抖着的一隻野兔或者小鹿。

老人又茫然向遠處望着，像遠處有什麼東西會啟示他該怎樣作，或是跑來一支援助他的人馬，然而這些都不會有的。

「不說嗎？不說的帶走！」憲兵威嚇的伸手來拖老人。

「爹，說了罷！」

大家都緊張的暫時沉默着，一齊看着老人。老人眼上肌肉起着痙攣，接連幾次用舌頭舐着嘴唇。

「混蛋！帶走！」憲兵辱罵着，下出命令，兩個穿制服的中國人立刻動手拖老人。

「說！說！我兒子在天津日本憲兵衙門打官司。」老人狼狽地說着，吐出一個字像吐出一口血樣的痛苦。

「哈哈！我們衙門的打官司？」不知道爲什麼，憲兵呵呵的笑起來，右面牙牀上的一顆金牙閃着黃光，「好好，你的說下去！」

「他在紗廠做了幾年工，人挺好，不喝酒，不要錢，只吸吸紙煙，去年稍信回家，還說『怪想吸錫蘭東老葉，……後來就老沒信啦，我只說是害了病，那想到……唉！年頭不太平，好生生的教別人認賴啦，在日本憲兵衙門下了牢！』老人像小孩樣啜泣着。

「別人認賴他什麼的幹活計？」

「認賴他，說他是抗，抗，抗……」老人不敢說出下面的話來。

「混蛋！抗日份子的？」

「不，不是的，那是別人認賴他的，他不……」老人鼓起勇氣，拭乾眼淚，想替兒子申辯一變。

「不要說那個！你的說：幾月的下牢？」

「十月初邊，高粱都……」

「什麼的名字？」憲兵從懷裏取出小手冊翻着。

「小名叫牛兒，大名劉福生，進紗廠以後改名劉和森。」

「他二十九歲的？」憲兵盯着手冊上的一頁。

「是的。」

「陰曆十月初八下的牢？」仍舊盯着手冊。

「是的。」

「哼！『抗日反滿』的！」憲兵惡毒的看了老人一眼，隨即冷笑的說，「你們看他去罷，他好好的等着你們的有。」手冊揣進了懷裏。

從憲兵的表情和言語，我直覺的感到老人的兒子已經被日本人殺死了，可是老人還帶錢去營救，還想在兇手面前替兒子辯護。

憲兵聳動着鼻子和短鬚，望着這老人冷笑。他還不甘心放過這老人。

「你的，哪裏的人？」憲兵冷冷地問老人。

「東北人。」

拍！憲兵伸手就打了老人一個耳光。這太突然了，使我幾乎從座位上跳起來。

「東北人的，不行的！」

「我奉天人。」

又一個耳光打掉了老人的皮耳套。

「奉天人的不行！」

「王家屯的。」

「什麼的王家屯？王家屯的不行！」

又是一個耳光。兒媳駭倒了，倒在我身上，我連忙往裏移些，讓他坐下，并用肩臂支持着地，免得他太厲害的身子。

「我……我是中國人。」

更兇惡的毆打，老人的帽掉了，他用手護着臉和斑白的頭，憲兵就打在他手上和臂上。一種看不見的橫暴的壓力，使老人不能伸手抵抗，而且等人家毆打完了，仍然屈辱的站在人家面前。

「中國人的不行！你的哪裏人？」毆打後憲兵又問。

「哦哦……高麗人的、行不行？」老人學着日本人說中國話的腔調懇求着。

「噢！高麗人的不行！」又是一腳。

老人虛弱了，喘息了半晌，嘆聲的說：

「我，我，我不是人，行不行？」老人哭了。

「不是人的，不行！」

又是一拳，老人倒在身後空着的座位上了。

許多旅客望着這車廂的一角，幾十隻眼睛裏放射出憤怒、憎恨和憐憫的光。有的旅客竟離座掀翻另外的車廂去了。

憲兵看看周圍的人，看看附近空着的座位，沉默了一會，突然把腔調變成不自然的柔和，用着向職業演講的腔調說：

「不是我的要打你，是你的太不明白。想想的！你是一個大大的『滿洲國』人民。他把『民』字說成『閤』字的音。

「你站好，我的告訴你！」

老人爬起來，垂着手機械的站着，臉腫了，嘴角流出兩綫鮮血。

「我問你：你的哪裏人？」

「我是——滿——洲——國人民。」帶着血的嚙嚙喘着。

「再說一遍，大聲的！」憲兵像唱歌時打拍子樣的揮一下手。

「我是——滿洲——國——人民。」

「再說一遍，大聲的！」又打一下拍子。

「我是『滿洲國』人民。」

憲兵笑了，點點頭。

「好的！好的！」他用手掌輕輕拍着老人的肩頭，「以後別忘啦：『大大的滿洲國人悶』的。」

他像作個「榜樣」教給旁人學習樣的，重複說着「大大的滿洲國人悶」這幾個字。

這伙人把車票拋給老人，從容地向車頭那邊走去。一推開車門，車廂裏又灌進來重濁的車聲，「呼」的關上門，車聲又恢復了常態。

電燈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熄了。

我流着淚給老人尋到帽子和皮耳套，在他面部和腿部的傷處塗上藥。奇怪的是老人這時反表現得
強，眼中放出的不是淚，而是炯炯的光。

車窗玻璃上的冰花帶着明亮的粉紅色，我知道太陽已經昇起來。

車不久要到天津了，老人和婦人會知道他兒子她丈夫的消息。在天津等候他們的，只有最大的不幸和打擊，他們却星夜趕去。然而我並不爲這兩個老賢人祝福，因爲祝福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又何況是對作了奴隸的人民。但我仍然不忍心把那凶惡的估計告訴他們，還是讓他們懷着希望向不幸走去。

突然有個人從老人身邊走過，將一個紅色的東西拋到老人懷裏，就很快地走到車廂外去了。

這紅色的東西就是老人的錢包。

錢包摺縫間夾着張紙條。老人不識字，連忙遞給我看。紙上用鉛筆模糊的歪斜的寫着這樣幾行

字：

「錢全數退還，分文沒動。」

因爲咱叫你吃苦了！

你兒子真是一條抗日好漢……

保險一路上再沒咱們人動你錢。」

別報告！那幫狗雜種是

管不了咱們……」

我興奮和驚喜得又要流下淚來，連忙把臉轉向車窗。玻璃上的冰花已映着朝陽的紅光，火車飛快離前進着。

（完）

友情與敵意

十一月（一九三一年）間的鴨綠江，照常在中國和朝鮮兩岸的山間，打滾樣地流着，經過安東（註一）這個中國邊境上的小縣，向着那大東溝海灣流去。

安東和它對岸新義州之間，橫躺着一座鐵橋，像一條古怪的大爬蟲，牠把許多對腿腳站在江水裏，讓江面來往的船隻，從牠的袴襠底下鑽過去，而一列列的火車，則從牠兩排森然豎立的背簷間，鑽進中國來，或向着朝鮮跑去，拋下一長捲喇叭筒樣的黑煤烟，不問國界地沉落到水面，慢慢地消失得不見了。

沒有風，在往日蔚藍色的天空，佈滿釀着雪的雲朵。

小鎮臉上，永遠好像不是塗着一層黃蠟，就是塗着一層煤烟，如果和人家打過架，那麼就照例擦雜幾塊紫色或者青色的傷痕——這是用唾沫擦不下來的。今天他竹筐裏面，已經填滿半筐從垃圾堆拾來的破布和碎煤塊一類的東西。手裏還拿着隻空「味之素」瓶子，放在嘴邊吹擲着，不經意地向「家」裏走去。

家，雖然是在一條荒涼而又疏懶的「街」尾，可是離火車站並不遠，並且爬到平房頂上，就是身材矮小的鎮，也可以清楚地望見鐵橋和船上被風吹得膨脹起來的白帆。夏天常常全家三口人爬上去晒東西和睡覺乘涼。這兩間平房，矮矮的，從「街」緣退後有四五丈遠，好像牠害羞自己這副醜陋的樣子，不肯走上前去和別的房子站作一排，這個從街緣陷入的地帶，就形成一條短衛街。

剛走到衛街口上，小鎮就瞥見他爹坐在家門口，於是機警地把空「味之素」瓶子放進破棉衣裏面，貼在胸部的肉上。

「外面風聲怎樣？」王老殿胡亂翻着他兒子筐裏的東西，一面打着濁重的山東省口音問。

「小日本還一個勁往北運兵，洋馬都拴在火車上，探出頭子……」看見爹白眼珠子一翻，小鎮連忙把話咽住，因為這「風聲」被自己背誦已經够十幾遍了，趕緊將話頭轉換：「聽說「高麗棒子」（東北「下層社會」人對朝鮮人的稱呼）要過江來什麼，來，來「洗」安東……」——其實這個謠言，也流傳過七八天了。知道小鎮沒有聽見什麼風聲，王老殿就照例吸着兒子給自己拾回來的紙煙屁股，噴着煙。天漸漸黑下來，遠處街裏的電燈。已經黃黃的眨眼。街裏越發亮起來，王老殿的「家」裏就越發地黑下去；黑到連掛在炕裏牆壁上的「紫蘭」的制服都睜不見了。

黑暗裏，摸進屋來一個穿白衣裳的人，腳底下穿着膠皮鞋，沒有響聲地在王老殿火爐的對面坐下；而且照例用右巴掌把整個臉擦摸一過，好像他臉上有別人看不見的蜘蛛絲，這姿勢使人聯想到一匹貓。

「老金嘔，金高麗？」王老殿雖明知道是誰，但是照例總要關懷似的問這麼一句。

「是，是我。」照例的答話；不過今天隨着話噴過來一股酒氣。

「喝了多少？」

「不多；別人請的。有烟嘔？」

老殿從懷裏摸出一枝整根的紙煙，遞給客人，隨着附去自己正吸着的烟屁股，替代了火柴。

「老殿，風聲不好呢？」

「前六七天就聽人說了，「洗」安東，是不是？」

「鬧不清！中國人說咱們人要「洗」安東；可是「福清洋行」（居留在安東的日本人，開一個小商店，也常掛起這類的大招牌）掌櫃，今天叫我去喝了幾盅，他告訴我：這個月二十三，中國人要過江殺高麗，報仇，……他怕那時候市面要亂，託我到那時候照顧一下。」又摸一次蜘蛛絲——這是他勞動時用手掌擦掉臉上汗水的習慣，雖在不淌汗的時候，隔久了不這麼擦一下，也彷彿不舒服樣。

的。

「你的心思呢？」老殿高興了一點，「殺高麗」，這是新消息，而且不管怎樣總比「洗安東」強。於是他把烟屁股的屁股丟在地上，伸過腳尖去一點就踩熄了牠。

「鬧不清！……」等了好久，對方纔慢吞吞地隨着煙氣吐出這麼半句話。「只是——報仇報不到咱們人身上，老殿，你想想！」等煙氣從對方臉前消散了，纔又補足一句。

「我也鬧不清，你說，報個什麼仇？」

「福清洋行掌櫃他說的也有理，因為日本佔了中國人的奉天，中國人惹不起日本，因此上，拿咱們人「撒氣」……」

老殿往快要熄了的火爐裏，抓上一大把煤渣；老金看他沒有專心聽，就將下面的話又喻住了。

「老金，說句天良話：你在安東不是一年半年，俺們一起相處也快五六年啦，你相信俺們會殺人？！」一邊說着，老殿一邊把手上的灰土擦在褲腿上。

「你別多心，老殿！到時候，要真的咱們人鬧起來啦，你們仨（註二）到我家躲躲；要是你們人鬧起來啦，你也別過江去殺咱們人！」

王老殿並沒有答話——他們彼此是老朋友了，只是鼻子裏「哼」一聲，或是怎麼樣的一個小動作，對方就完全可以懂得自己的意思和感情，而且比起言語更要深刻和微妙些。

趁空溜出去玩耍的小鎖，這會兒又哭着回來了。在門外擦乾眼淚纔進來，想爬上炕一睡就算了。

「又怎麼啦？」老殿從兒子爬上炕的姿勢，已經看出小鎖的「悲哀」。

「瓶兒給三郎搶走啦……」小鎖鼻子酸酸的。

「日他娘的，又是三郎！你就讓他搶？」

「他打我！」

「你就乖乖地讓他打！」

正往校窩裏鑽，暫時沒有回答，過了一會，破棉被裏面，羞答答地說：「我也打來的；那條街小鬼子多，我……我沒打過人家。」

這話使兩個成年人都笑了。

「把這個拿去吧！」老金從懷裏摸出裝嶄新的盛「彈子糖」的紙盒。破窩裏伸出一條又瘦又短的胳膊，抓住紙盒，在空中搖了搖，縮回破窩裏去，接着聽見破窩裏的笑聲和用勁咬開「彈子糖」的響聲。

機關車上的鐘聲，夾雜短促的一聲汽笛，從寒空闖進小屋裏來。

「噫，又有「加班車」到啦？」老段到炕裏取下制服，「老金，你坐會，他娘一會就回來啦。」推開門，向着電燈最亮最密的街道走去。

等老段從車站回來，老金已經在椅子裏睡着，推門聲才把他驚醒。

「剛才我睡着啦？」彷彿不相信，把兩臂向左右一伸，吐出一個呵欠，「怎樣，貨車？客車？」

「北邊開來的，沒有停下，我去，已經開了。甩下一輛貨車，一麻袋一麻袋的，有十幾個日本兵押車，自己往站台上壓，碰都不讓他們碰一下。」

「裝的什麼東西，又是慰問品？」

「有人說是整瓣的牛肉……」老段嚥了口唾沫，「北邊風聲又緊啦，聽說鬼子打了大敗仗（註三）；可是他們安東有錢的主，還是搶着往北走……」

「有錢的人腿就長！」又打一個呵欠，「你媳婦（東北人對妻的稱呼，兒子的妻則稱為兒媳婦）還沒回來？我可得走啦。」

在屋外，對着就要下雪了的天空，老金打了第三個呵欠。

王老段一覺睡醒，夜裏留宿沒有掩上木板的牛扇窗戶，明晃晃的，慌忙下炕，掃開條門縫探出身子望一望，紛紛的雪片落到臉上，天還沒有亮。於是按照昨夜睡覺以前打好的主意，穩穩安安地扣好

衣裳，又搖醒小鎖他娘，爬在地耳邊嘟囔幾句，蹣跚上門走了。

車站上許多地方的電燈都熄了，站台上也只留着兩盞大燈，奄奄地照着燈下面長方形的一堆麻袋。老殿故意裝作沒有心事樣的，大搖大擺然而却又靜悄悄的，向着麻袋堆走去。麻袋堆的兩端，就地都坐着一個日本兵，上着刺刀的步槍，靠在右肩上，上半身向後仰，靠到麻袋上，正在打瞌睡。其中用大陸上風帽裹着頭的一個，發出睡得不舒服的鼾聲。

老殿繞到麻袋堆的側面，日本兵要拗過臉來才能看見他的地方，摸到一個麻袋，一把攔起就躲進站台底下的黑暗裏。到處還是靜悄悄，車站外邊那些遠處的電燈，像熬夜人的眼睛一樣，紅紅的，不顯睜開似的儘在眨着。於是佝僂着身子，像五年前，在山東老家給地主扛糧食樣的，把麻袋扛在背上，沿着站台邊緣和路軌之間的陰暗裏，溜到站外人煙稀少的地處。紛紛下落的雪，埋蓋起自己的腳跡，汗和雪片化的水，混成好幾道錢，順着臉流下來。

老殿在屋後安置妥麻袋，上炕再睡的時候，小鎖正發狠地咬牙，聲音彷彿是嚼着鐵口的彈子糖。

第二天早起的風雪裏，頭一次列車開到安東，第二次列車又開過了，老殿才到車站來。首先發覺麻袋堆連走不見了。快晌午的時候，雪住了，有幾隻麻雀在人家屋頂上的陽光裏跳着噪着。他穿着「緊身KNO.5」的制服，照常幹完一天的「活」才回家。

小鎖沒法去拾垃圾，到網球場上給日本人掃雪和拾球去了。小鎖的娘照常上火柴工廠作工。天快黑的時候，老金也照常跑來坐在火爐跟前，和老殿臉對着臉。可是老金今天很煩燥，一口緊挨一口地吸着旱煙，煙油在煙鍋裏燒得「吱吱吱」的叫。

「老殿，真不是回事！——吱吱吱——前幾天，新發州江沿，不是沒見了三個打魚的高麗？」

天——咳，咳，咳，咳，——在江邊岸東坎子（安東地方法院和監獄的所在地）跟誰找見了——咳，咳，——他們三個人的屍首，遍身是傷，兩手反細着——咳，一聲長的——嘴裏塞滿爛信封信紙，看樣子就是中國人幹的事——咳，咳，咳，咳——真不是一回事——報仇也報不到他們身上……

「誰說的？又是隔清洋行掌櫃的？」不知爲什麼，老殷幾乎跳起來。

「誰說的？好多咱們的人，都親眼——咳，咳，咳——看見啦，日本的水上警察找見屍首以後，就高麗人排成隊來看。還用——咳，咳，咳——救護牀抬着，在大街上走了幾轉哩——咳，咳，咳。」

老殷低下頭，乾咳了幾聲，似乎是老金噴出的煙氣呛了他。屋簷邊上一大塊雪，被自己的重量壓得掉下來，跌碎了。

老殷已經是朝着五十歲上走的人啦，像今天這樣心裏感到不安、記得平生只有過兩回：頭一回娶小鎖他娘，作新姑爺的時候，人在地裏作活，就覺得家裏忘記了啥事；歸在家裏，又好像地裏忘記了啥事。另外一次是五年前帶上小鎖和他娘離開山東老家，坐上條帆船，漂海到安東找事的時候……現在是第三回，他想申辯幾句，對老金說的事情給一個反駁；可是爲誰申辯呢？爲自己嗎，人家老金明明沒有疑心自己是幹出這件事的；最後他纔覺得是爲着和自己很親近，却又離自己很遙遠的，一個個巨大的，然而又是朦朦朧朧，沒姓沒名的「中國人」辯護。至於怎樣辯護法呢？他王老殷就怎的也想不出辦法，於是只好也憤憤地吸起旱煙來。

老金坐在老殷的對面，接二連三地，小孩們所說「貓洗臉」似的拭抹着臉上那看不見的蜘蛛網，抹來抹去，鼻子尖上竟抹得沁出小汗粒來。他覺得很對不起自己的老朋友，至於是什麼地方對不起呢？說不出。同時又覺得老殷彷彿也有地方對不起自己，是什麼地方呢？也說不出。是爲那三具死屍嗎？然而那件事又與老殷和自己有什麼相干呢？難道自己家族裏，沒有過不知聲不知氣地被日本警察挑去，就永遠不見回來的人嗎？爲什麼日本人冤殺了無數朝鮮人，自己總不太覺得，而這回日本水上警察抬着三具死屍說是中國人殺死的，自己就這樣憤憤覺得非「管一下」不行呢？……這許多個「呢」

？呢？呢？」，他都回答不出，於是只好不舒腰似的又來一次「貓洗臉」。

屋裏靜靜的，聽得見北風把屋外邊的電綫，吹拂得在嗡嗡的叫。這都市不安定的心弦之音啊！

小鎖凍得土黃色的臉上，又有幾塊青腫的傷痕，縮着頸，身子貼在門板上，聽聽門裏邊沒有聲音，纔推開門，悄悄地進來。可是看見爹和金大爺都担着旱煙袋不說話，神情有些和平日異樣，於是更膽怯地走到爹跟前，把今天一整天的獲得，就是說把一枚「五錢」的日本銀幣和七個中國的大銅元一起放在攤開着的又髒又瘦的右手掌裏，伸到爹的臉跟前。爹只盯着小鎖的臉，彷彿要認出他以前沒有發現過的東西，而且沒有立刻抓走這「一整天的獲得」。半晌，爹纔伸出兩隻樹根樣指姆，揀走了那枚「五錢」的銀幣。

「鎖，又叫人打啦？」

「沒有誰欺侮我……」又髒又瘦的手仍然伸張着。

「剩下的錢你花了吧？」把還放着七個中國銅元的小手掌攤開了。

還在小鎖記憶中是從來沒有過的事：使土黃色的臉上，浮出個像哭樣的微笑。他爬進被窩裏，忘記了今天自己怎樣和一羣窮孩子，在網球場上爲爭着拾球，在日本人面前互相毆打起來，以及怎樣過開成年的日本人，大家又合伙打可惡的小日本鬼子。可是爹給留下的七個大銅元，總使他怎麼也開不下兩隻眼皮。

就在還要睡睡不着的當兒，金大爺來了。照例，老金兩口子在王老股兩口子面前，爲了表示信任和友誼，從來不講朝鮮話的。

「你幹嗎來啦？」老金用中國話問。

「江那岸過來人啦，他說前天東坎子那三個死屍，當中有一個就是金麗生，要我告訴你一聲，爺們大家再掛念着他。」金大爺用中國話說着。

「金麗生！」老金全身震撼了一下，「他不是關在日本監獄裏嗎，怎麼又會死在江這岸的東坎子

「……」
金大爐並沒有回答她丈夫提出的疑問，扯起朝鮮婦女特有的，聚到乳房下邊的長襖，擦一擦眼睛，沒有問誰告辭，就推開門走了。

「金麗生是你的啥人？」老殿問。

「本家族的一個兄弟；去年因為『思想』叫日本衙門檢舉了……」

「打魚的？」

「不；尋常小學裏的教員。」

「你你你看！上回的三個死屍，明明又是日本人關的鬼，需要寫在中國人的賬上，哼！……」老殿狠狠地坐在火爐上邊敲着吸過了煙鍋。

老金臉紅紅的，沒有回答。

先前瀰漫在一個朝鮮人和一個中國人之間的「不愉快的空氣」隨着金大爐走了。沒有人再憤憤地吸旱煙，水壺在火爐口的旁邊，咄咄的叫着，像一位母親哼着一支古老的催眠曲。

「老金，咱們開點酒喝吧？」過了老半天，老殿心裏像先結了一件大事樣的很想喝點酒。

「酒？有點。你有菜？」

老殿點點頭，消失好久的笑意，又從他臉裏出現了。

「什麼菜？」

「牛肉。」

「牛肉！」老金差點高興得叫起來，可是隨即又放低聲音說：「老殿，你又……上回那檔門戶就够險的了！」

「不打緊！咱們不『坑』鬼子『坑』誰呀！」

這時候，老殿的媳婦下工回來了，滿身是雪；於是他們從炕上叫起小鎖，打發他到老金的家裏去。

取酒，叫老殿媳婦生着爐裏的火。

小鎮那邊自己破舊的小紅氈帽，戴在頭上披着他爹的一件破白布汗衫，衝出門去了。老殿媳婦把兩隻纏得像粽子樣的腳伸在爐口邊上烤着。

天還沒有太黑，他們就點起屋角裏的小煤油燈，房裏的暖氣和寒氣對流着，燈焰擺動，使得一切物體表面的光和影，都不安定地搖擺。

王老殿從屋外邊打進麻袋來，「通」的一聲，重甸甸的放在屋裏地中央。老殿媳婦喘過煤油燈來，她身旁的老金，已經捲起衣袖，拿着把切菜刀，想弄開麻袋來切肉。

「老金，慢着，讓我來！」老殿推開老金赤裸着的胳膊，摸過把剪子來。

老金稍微退後一點，笑嘻嘻的手裏的切菜刀並沒放下。

「燈往下照點！老金，我已經拆出一個頭，你一抽這根繩就全開啦！」

老金放下刀，就按照老朋友的指示作。

麻袋的口兒開了，而且立刻露出麻袋裏面的東西來；可是三個人同時嚇得「呀！」的叫了一聲，老殿媳婦差點兒把手裏端的煤油燈丟掉。

麻袋裏盛着一個完整的日本兵的屍體。

老金、老殿和他的媳婦，都望這個像是蹲在麻袋裏面不肯出來的身材短小的「大日本皇軍」。他露着新剃過的青漆漆的光頭皮，頸邊用綫拴着塊白色卡片，上面寫這個「皇軍」的部隊番號、籍貫、姓名等等。老金比老殿多識得幾個漢字，但也只認識他生前是姓「有田」，至於緊接的「武雄」兩個字，老金也不認識了。

他們三個人「品」字形的站在這個「皇軍」面前想說什麼——但是，他們的舌頭像凍住了，誰也沒有說出什麼來。

這時候，小鎮正往家裏跑着。懷裏抱個日本「白鶴」牌的大玻璃酒瓶，拚命伸着又瘦又長的頸頸。

，和戴着紅氈帽的頭，風吹鼓着背上他爹的那件破汗衫，這姿勢倒真有點像一隻飢餓的白鶴，貼近雲地低飛着。

安東日本居留民「火葬場」的煙囪，正對着雪片飛舞的天空吐出又濃又醜的煤煙——黑鴉鴉的煤煙裏邊，彷彿有一大羣「皇軍」的鬼魂，他們擠擠攘攘地臉向東南在望着日本帝國的什麼地方。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畢）

（註一）安東是中國遼寧省的一個縣，緊靠鴨綠江北岸，隔江與朝鮮的新義州相對。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之役）時，日軍夜襲安東附近的九連城，遂陷安東。日俄戰爭時，日本借口便於運兵，請許其暫由安東修築輕便鐵道與南滿鐵道相接。戰後強迫改為正式的鐵道，稱作安奉（瀋陽）綫，為南滿鐵道支路。復於江上修架鐵橋，與朝鮮境內的鐵道接軌，於是日兵可以由鐵道長驅進入中國東北的腹地了。

根據不平等條約，鐵道附近有所謂「鐵道附屬地」，其性質及居民和商店情形，彷彿天津上海界的租界地。安東的經濟（金融和工商業以及農產品的貿易）都間接或直接操縱在日本人手中。例如有名的鴨綠江採木公司，連名義上的「中日合辦」都少有人知道了！因與朝鮮極近，故有許多朝鮮人僑居，經營小商業或耕種水稻。

中國人要從日寇手中收復失地，我們抗戰要把日寇打到鴨綠江邊，這安東就是鴨綠江邊的一個重要地方。

（註二）此字的讀音與「沙」相仿，三個也，猶之「倆」的意義為「兩個」，是東北四省及平津一帶的土話。（中華書局出版的「標準國音學生字典」收錄有此字，但究係少見，故註。）

（註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六日，日寇猛攻黑龍江省昂昂溪以南的嫩江橋，馬占山率部抗日。

(當時他是旅長)。十二日，擊潰日寇多門師團；但國民黨對馬占山的抗戰不予接濟，使他們陷於「內無糧草，外無援軍」(馬占山的通電)的困境。十九日，日寇佔領了省城龍江(即齊齊哈爾)，他們退守克山縣。

洋狗

同蒲鐵路的最後一次列車，由襄石縣境內，開向黃河岸邊的風陵渡。

列車是這樣組成的：一個火車頭（機關車），一個煤水車，兩輛三等客車。大概是「晉綏軍」方面的一位參謀長，領率着參謀，工兵連長、工兵和幾個鐵路工人，佔一輛客車，炸藥、彈火索、煤油等，佔一輛客車。煤水車上擺着一堆和本部隊失掉了聯絡的士兵。

列車的外殼塗着黃泥，揮着乾樹枝。爲了防空，人們還把車頭倒轉着那兩輛三等車，倒退的走着。

短短的列車，沿途進行爆破工作，橋樑和許多路軌，都在強烈的爆炸聲裏被破壞了。

這時候是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至於確實的日期，我已經記不起來，總之是在中國軍隊退出臨汾縣的時候。

我完成工作任務，徒步向鐵路前進，想碰上開往風陵渡的車，但是經過一個村，經過兩個村，逐漸連行色倉皇的還徙的老百姓都看不見了，到處空留着人們活動過的痕跡。幾根電綫，在嚴冬的天空中嗡嗡的叫着。

在我背後的方向，突然一聲巨響，震得耳朵半晌失掉聽覺。不久，回頭望見遠處一列火車，正面我開來，不見車頭，也沒有濃黑的煤煙。

車開近了，看得見坐在煤水車上的人，忙向他們舉起手臂搖擺着，希望能夠停車讓我上去。他們也向我揚手喊着：

「前面站上停……」

還夾雜些聽不清的喊聲，車已經從身邊駛過去。

這就是那短短的一列爆破專車。

我趕到前面的一站，居民和車站職員也遷徙了。一堆枕木，正熊熊的燃燒着，青煙罩在車站的建築物上面。人，一對一對的在鋸電纜桿，鋸倒了隨即也被燃燒起來。鋸桿人收攏着電纜。路軌交叉的地點，人們蹲在那兒裝置炸藥。

爆破專車停在離站台很遠的路軌上。我爬上了煤水車。

「剛纔那聲大的，震了你一跳吧？」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士兵，劈面問我，同時擠弄着天真而又有點狡猾的眼睛。

「你一定嚇一跳，不用問！」他不等我回答，隨即又講開了：「你是八路？八路同志，你們真打得好，路上遇不見你們一個散兵；咱們的，哼……」

他一眼就發現我縫在左面袖子上的臂章，爽直地發起議論來。他的兩腿中間躺着隻狼狗，頭伸在褲襠底下取暖。這個青年士兵一面講話，一面用右手拍着狗的頸頸，好像這隻狼狗就是講壇上的「張桌子」；但其餘十幾個穿制服和換了便衣的士兵，對他的「講演」並不發生興趣。

「你帶的狗嗎？」我一邊靠近他坐下，一邊問。

「是的，咱帶的；一隻洋狗。」

「你養活的？」

「不；咱給咱們旅長送去，這是咱們旅長的東西，最先還是日本鬼子的。」

「勝利品！」

「對了，洋狗勝利品。旅長喜歡牠，喜歡得什麼似的！牠也會來：旅長走到那兒，跟到那兒，滿長叫牠咬誰，牠就咬誰。咱們在火線上，常幾天吃不上飯，牠見天總是二斤牛肉，光吃白米不吃饅頭。」

他媽的，比人都闊氣！」

我時常聽見這類喜訴說「不平」的士兵。

咱長了疥瘡，滿身是膿是血，別人說，只要打上一針「六〇六」包管就好，可是住了十幾天醫院，人家什麼針也不給咱打。

「有一天，星期六，旅長的這條洋狗也到醫院來啦，送牠來的張副官對院長說：旅長講的，這幾天，洋狗老是抓癢癢，連上癢癢太多，旅長怕牠惹上了疥瘡，叫你們想個辦法。院長把這件差事交給了魏醫官。好容易打完一針「六〇六」，後來又把洋狗用好幾大盞紫色的藥水洗個澡。

「洗完澡，和咱們大家一起露在院裏晒太陽，過來個小護士，拿着鑷子逗洋狗玩，逗，逗，逗，洋狗一口把小護士手咬的直流血，張副官起先還哈哈笑，後來一看鑷子也把洋狗鼻子搗破一塊，這可不行了，對小護士連打帶罵，後來還是魏醫官講情，在洋狗鼻子上，白十字樣的貼上兩條膏藥，說同去要問，就說是醫官給洋狗驗血，鼻子上扎了一針。這樣張副官纔饒了小護士，讓他撫着痛手，一拐一踉跄走了。」

這青年人說着話，憤憤的舉起拳頭，却又很輕的落在狗頸上。狗抬起頭來望望牠「臨時主人」的臉，又伸過尖鼻子來嗅嗅我，仍舊把頭伸到褲襠底下去。

「你恨牠，爲啥又願意帶着牠，旅長交給你的？」

「不，那是咱願意帶，沒有辦法！咱想帶牠回去，旅長一高興，不單咱的事好辦，說不定還給點賞。」

「啊，這們回事！」我看着他臉上浮出的苦笑說：「你若是從敵人手裏得些洋槍洋砲回去，比帶回一條洋狗不更好些？」

「你說咱沒有得過日本的槍？在忻口，一天就得到過兩條「三八式」你信不信？」他把眼睛盯清我，不眨動一下，生怕我不相信。

「懂的，爲什麼不信呢？」

他笑了，像小孩被成人誇獎了一樣的得意，但隨即轉入沉思中。我不知道他會想些什麼，便撇開他向四外望看。

熱燒着的枕木，已經成爲一堆熾紅的炭火。幾根沒有燒透的電線桿，睡在地面上冒煙。暮色在邊邊逐漸的展開，沒有月亮，敵人的飛機不會出現了。

忽然從寂靜的車站房屋後面，轉出十幾個男人和女人，這立刻吸引了煤水車上全部人們的注意力，因爲這一小堆慌亂着向我們移動的人羣，先頭走的是一個穿桃紅色上衣和蔥綠色褲子的女孩。

「噫！難道是嫁閨女？」不知是誰，這樣沉吟地說。

「一定是嫁閨女的，乘着還來得及，趕緊送給婆家，留着幹什麼，他媽的！鬼子一來……」帶狗的士兵附和着。

這小堆人走近了，顯然他們中間的男人是幾個鐵路工人，而女人則是他們的家眷。他們和機關車上熟識的工人打過招呼。由一個青年男人，紅脹着臉，把女孩引上煤水車，又接過一隻黃銅臉盆，盆裏墊着毛巾，上面放着一雙男人穿的新布鞋。兩塊白蘭牌香皂，兩隻鏡子，兩盒粉，兩把梳子。

「……你告訴她家，就說急着忙着，什麼也來不及；今夜我和她爹也一定要趕到……」

一個中年婦女，儘在車下面，仰起臉來向車上那青年人，喋喋不休地說着；她又流着淚囑咐女孩許多話；最後被回來的人，連勒帶拖的纔一伙兒轉瞬去了。

新娘低着頭，靠近那個青年男人，坐在一箇籃布包袱上面。

狗在大家看新娘的時候，站起來轉了幾個身，幾次站在車箱邊緣，前半身向外探出，似乎已經餓得不耐煩，很想跳下車去找點東西吃；試驗幾次却沒有敢跳下去。

牠又嗅嗅這個人，嗅嗅那個人，搖着尾巴，哀求餵牠點東西；也嗅着新娘的紅衣，大概因爲頭領氣味的吸引吧，牠還嗅着她的黑髮。

「喂！想吃人呢？」士兵呵斥着狗。這句話惹得幾個人笑了，他自己却並不笑，像起先一樣，又轉入了沉思。這時候，他面容總顯得老些，而且不動的臉，使辛苦生活所刻下的皺紋，顯得又深又多。會有什麼樣的圖畫和問題，展開在這個人的腦裏呢？

因為餓和冷吧，狗伏在這個士兵的身邊打抖。

工兵開始點燃炸藥，接連發出巨響和愈閃的火光，鋼鐵的碎片，嘶嘶叫着在空中飛過。連新娘都抬起頭來看看這不平常的景象，幼稚的臉上，浮出驚異的表情。人們等候開車早已心焦，這時候就都愉快的看這場爆破工程。

帶狗的士兵，却偷偷扯一扯我的衣袖，從狗背上翹起右手的第二個指姆，指着看得出神的新娘，低聲的問我：

「你說，她遇見日本兵會怎麼樣？」

這話使我打個冷戰，日本兵在蘇州、在嘉定、在南京、在大同，在許多地方的殘暴行為的惡影，立刻在我腦裏浮現，使我怔怔的望着他；他不等回答，接着說下去了：

「咱們在忻口作戰的時候，怕敵人抄後路，老向火綫兩邊，派出搜索部隊。有天，咱們連担任搜索。咱們第七班進了個山溝，又爬上個山頭，山腳下有二三十戶人家，班長支起輕機槍，帶半個班在山頭，叫那半個班摸進村子去看看。」

「日本兵時常藏在火綫跟前的村子裏，從這村跳進那村，這樣來打咱們。咱們也時常白天摸進一個村子，靠近敵人，好在晚上突然衝出來打他。有時候，兩下在一個村子裏碰頭了，就開火打起來。」

「這天，咱一個人端着槍，打村子北邊一條小路摸進去。什麼能喘氣的東西都遇不上，連麻雀都給砲聲嚇飛了。咱聽聽，看看，走走，大約摸到村子當中了，忽然聽見兩個日本人談話的聲音，接着當中有一個人喊，好像是吆喝什麼東西。」

「咱頭髮根子一豎，槍抓得更緊些。日本人又在吆喝，聲音更大了。隨着聲，咱摸到一家院牆隔

前。土牆不高，加上牆頭長的狗尾巴草，剛好隱住人。日本人就在院牆邊講話。咱把槍依托在牆上，順着槍身向院裏一望，哎呀！你猜怎樣……」

他向我肩頭瞪大着眼睛，好像我是一堵牆，而那景象就在我身後一樣。

「你再猜不着，一條洋狗，就是這條洋狗，在吃人血！院裏有個草垛，上邊靠着兩條『三八式』。草垛東邊一個日本兵，正低頭在擺弄他的『鳥』（男性生殖器）。北屋台階上坐一個日本兵，散着懷，嘴丫子上吊着棵紙煙，吸一會，取下紙煙，吆喝一會洋狗。可是洋狗不聽他話，還是『叭噠叭噠』地舐着人血。」

「草垛旁邊散了一地亂乾草，草上躺着個像她這樣年紀的閨女，也是她這樣瘦身材——他又翹起右手第二個指姆，指一指新娘。——週身一根紗也沒給留，從胸口窩直到胯檔裏，用剃刀刮了一個透，肚皮肉向外翻着，冒着熱氣，洋狗就吃着她身上流着血。」

「腦袋裏噙的一聲，咱差點嚇得喊叫出來，一時簡直不知道怎樣好。突然，吃着血的洋狗，咬住了什麼東西，嘩的一下，把她腸子抽出來。咱『呀！』的一聲喊叫出來，擺弄『鳥』的日本兵，也駭了一跳的抬起頭，咱的槍響了，咱覺得並沒有怎樣瞄準，可是這傢伙來不及扎上褲帶，就倒在地上。」

「第二槍，打倒了從台階上站起來，向草垛跑來的日本兵。接着咱們人趕來，咱這傻子樣的緊貼在牆頭上，胸脯底下壓倒了好些狗尾巴草。」

「大家一心要捉活洋狗，牠在院裏亂竄亂咬，到了還是讓咱們制服住了。」

「村裏再找不到一個日本兵，也再找不到一個不穿軍裝的中國人，誰知道日本兵是怎樣拖來的這個閨女。把人埋掉，咱背上兩條『三八式』，大家輪流牽着洋狗，回來了。」

他閉了嘴，眼睛憤恨的看着遠處，似乎那時的情景還在遠處擺着。

車早已開駛了。燒煤夫撮起滿鏟滿鏟的煤塊，搬到敞開的爐門裏去，鍋爐裏絞着扭着的不可遏止的火，催着火車前進。紅的火光，照在司機員臉上，他正沉着地看汽錶上面箭式的指針。

「後來，怎樣了呢？」半晌，我纔問他。

「咱就這樣的一天得到兩條『三八式』。洋狗送到旅部，到旅部以後的事情，咱就先講過了。」

「那麼，你不恨牠？」我驚異這青年人，對於這隻狼狗，怎麼還能保持這樣的平靜態度。

「怎麼能不恨！這回退却，鬧來鬧去，偏偏又落到咱手裏，要不是用得着牠，哼，你怕咱不把牠送到火車輪底下，壓成塊肉餅！」

「你爲什麼事情用得着牠？」看他矛盾和悲憤的樣子，我不禁又追問一句。

「咱的大槍丟了，你沒有看見咱空着手嗎？」

「狗對於這件事能有什麼用呢？」

「咱得過兩條『三八式』，可是咱丟了自己的大槍，人家還是不會饒咱，只好帶這條洋狗回去，交給旅長，旅長一高興，就許叫連上不用追問咱了。」在漸漸黑下來的光綫裏，我看見他懷然的帶着希求的眼色。

汽笛突然尖銳的叫一聲，司機員上半身探出車外，他發現在前面有什麼東西障礙着火車前進。大家都注視着前方，似乎有兩三條牛橫跨過鐵路，消失在更遠處的黑暗裏。於是人們互相談起自己所知道的關於火車壓死人或牛馬的故事。

燒煤夫不時往鍋爐裏添加煤塊。天更黑了，映到人們臉上的光彩，越加顯得紅灼灼的。冷風把身上的濕氣都帶走了，人們將衣服裹得更緊些，袖着手。

狗顫抖得更加厲害，牠不顧一切似的，在人們中間竄着，人用嫌惡的心情推開牠，牠搖着的尾巴，有時竟碰到另一個人的臉上。大家感到牠在這種情況裏是累贅和討厭的。

後來，牠索興不搖尾巴了，站在車箱邊緣，望着遠處呻吟着。當火車經過一處轉灣的軌道時，每個人都急劇的搖擺起來，這剎那間，狼狗掉下車去了，連一聲慘叫，人們都沒有聽見，就結束了牠的生命。

還惹起一陣騷擾，我以為帶狗的士兵，也許要吵鬧，然而他却沒有動，只把兩隻手向外一攤，攤似的說：

「好啊，他媽的，老子白帶着你了！」接着又寬慰自己似的說：「反正旅長也沒有把牠交給咱，就丟了槍罷，也不會光咱一個。」

在風凌渡我和他分了手。

我總沒有忘記這個善良的青年人的遭遇：敵人的殘暴，使他堅決反抗敵人；可是「官兵對立」的不良關係，又使他不滿。

到一九四〇年我八路軍有名的「百團大戰」時，我奉命去參加一個部隊的破壞作戰，有個排長原志，我像在什麼時候見過，他一看見我就笑着伸過手來，說：

「你不認識啦我就是那年在火車頭上帶着條洋狗的那個兵。」

我們快活地談了許多話。午後四點鐘，部隊出發，帶着炸藥之類的爆破材料，向日本佔領着的同蒲鐵路前進。

（一九四三年四月在王堡）

槍

「老鄉，借你家扁担用用！」

新戰士李來雙連叫了幾聲，沒人答應。太陽斜照在東房的屋脊上，院子中央躺著兩堆蒿草，等候著人來收拾牠，大概房東一家人都上地裏割菜去了。

只有西屋的房門敞開著，裏面住的隊伍，也都到田地裏幫助老鄉們生產去了，留下炕上睡著的一個病人。

一看那個病人，李來雙駭了一跳，不由的頓時頭髮一豎。病倒了的正是自己的仇人張錦田。爲啥在歡迎新戰士的大會上，沒遇見他呢？難道那時候他也在害病？……幸而兩人雖是同在一個連，駐紮一個村，可是不在一個排。

這時候，本來可以悄悄走出院去的，但是有一種可怕的、痛苦的、然而又是看不見的「磁力」，吸引李來雙呆呆地站在院裏。

在李來雙的村裏，張李兩大姓是太不和了，張錦田家和李來雙家，更是結了好幾輩子的仇。小時候，李來雙趕着牛都不打張錦田家住的那條街走，甘心繞着遠路趕回來；以後連兩家的牛都習慣了不走仇家門口的路上過。

兩家幾輩子的男人，永沒有到一起吃過一頓飯，哪怕是別人家請宴席、擺筵席的主人也知道把張

李兩姓的人，不分配坐在一張桌上……幾輩子了，兩家的女人也沒有交換過一句話，儘管每天都得到村邊上一條水渠裏去淘菜；如果遠遠望見你家的人先到了，我便扭身回來，或者就繞到水渠上流去淘菜，而你家淘菜的人，看見被我淘菜變了色的水，流到自己的眼前了，便向渠邊緣睡一口涎水粗野的罵一句，把沒有淘完的菜，頂在頭上的筐子裏，拿回家去用缸裏的水再淘。

兩家的人，輕易不動嘴不動手，都怕一打起來要出人命案。

村裏的農教會、婦教會，甚至區上的幹部們，爲這事都給解勸過，可是都沒有效；當着大家面，彼此都說沒啥嫌隙，轉過臉，平日該怎的還是怎的，一切照舊。

這時候，李來雙朝四外望一下，太陽光已經從東屋的房脊上溜走了，東屋門上和北屋門上，都掛着一把鎖，西屋炕上的病人，緊閉着嘴，皺着眉毛的臉，使他覺到憎惡，却又含糊着說不出的快活。他週身打個冷戰，喊了聲：

「張錦田！」

沒有答應。

「張——錦田！」

聲音有些發顫，然而照舊沒有答應。

他，突然三步變作一步地竄上炕，摘下掛在張錦田腳底牆壁上的槍，輕輕跳下炕就出來了。雖是新戰士，但是已經學會揹槍，把皮帶往右肩膀上一挎，出了大門，轉身向屋後一大片玉菱（玉蜀黍）地走去。

西房和院裏都沒一點響動，滿堂茶靜靜的在這黃昏的時候，顯出暗綠色來

夜晚，開軍人大會。起先，大家站成橫隊。

連長、政治指導員、陪着營的政治教導員走過來。

連長在隊前向大家宣佈：三排七班長張錦田同志丟了槍，應當受到嚴重的處罰！李來雙站在本排的後邊，聽見這話，忍住心裏的笑把頭低下了。連長接着講：「張錦田同志，原來準備明天送他去住醫院，現在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到底該怎麼辦，我們聽候上級的指示。現在先讓他向大家報告丟槍的經過，接着大家對於這件事情發表意見，最後由教導員同志作結論。」

有人搬來一把靠椅讓張錦田坐下。他手裏拄根竹棍子，在黑下來的天光裏，包在頭上的毛巾，越發顯得蒼白。

「首長們，同志們，我犯罪了！違犯了我們革命軍隊的紀律！我丟了槍！」他用啞啞的聲音說：「這要是在別的隊伍裏，只有槍斃，我的大哥就是這額死的……可是，現在上級還允許我考查，班上的同志，都替我着急，我……」他忽然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向大家行了個舉手禮，雖然他並沒戴軍帽，「我，我在這裏向首長們、同志們敬禮！」

除了政治教導員，誰也沒有答禮，但大家都很感動的。接着他述說自己起先怎樣睡不着，後來房東家裏人去地裏剗菜，臨走託他照看門子，他看見槍還好好的在，房東家裏人往回送高營菜，自己就不知道，大概這時候才睡着的；等醒來一看，槍已經不見了。

關於丟槍的情形，他不能再多說出什麼來。連長吩咐一個同志把他攙扶回去。

李來雙心裏感到輕鬆；但是，看見政治教導員、連長、政治指導員和大家對張錦田的同情和愛護，又使自己有些說不出來的駭怕！

援將連長叫大家解散，圍成圓圈坐在地上，進行討論。

發言的人很多：有的講到為什麼我們勞動人民的隊伍，應該特別愛護武器，好好地保管它；有的述說從前自己丟失武器的經驗教訓，一點不隱瞞當時自己的粗心大意和受到怎樣的批評處罰……還使李來雙很驚訝：人又不傻，為什麼把自己這類事也拿來當着大家講呢？可是看看他身邊的人，却誰也沒有露出驚訝的神氣——這使得他更加驚奇了。

後來有個人講：這件事若不是漢奸特務份子幹的，就是和張班長有仇的人幹的；——他想利用革命隊伍的法律，來要張班長的腦袋——其實這種人，爲了私仇，偷革命軍隊的武器，陷害抗日軍人，不管他怎樣說，「客觀上」已經和漢奸特務份子一個樣——抓着這流人，要重重的辦！

李來雙大吃一驚；可是，這時候他身邊一個戰士，一衝就站起來發言；月亮已經上來了，這個人又瘦又長的影子，在人圈裏一提一提的；他說：

「我和張班長不團結，這事是有的，但是我不是漢奸特務份子，我不要殺張班長的腦袋，爲啥一說仇人，大家就把眼睛望着我？不錯，我犯過嚴重的錯誤，偷着把張班長新買的洋瓷碗，用石頭砸壞啦，把他剛打好了的一隻草鞋，偷偷丟在河裏，讓水給漂走了……可是，這些事我都承認過了，受了「教育」，並且那時我參加隊伍不久，「政治不開展」，狹隘意識，現在，我是這樣嗎？」他氣憤的摘下軍帽來，兩隻胳膊在月光裏一甩一甩的，「我是不够進步，可是說我能幹出漢奸特務份子那流事，我不服！那我也不配當一個八路軍！」他很莊嚴的一屁股就坐下來，而且怒氣沖沖地把眼光向四周圍射掃一圈，當他的眼光碰到李來雙臉上的時候，李來雙連忙把頭低下來。

政治指導員發言了，講了許多，最後他說：「今晚發言很普遍，現在希望本連新來的同志們發言，我想大家一定很喜歡聽聽你們的意見。」

果然大家鼓掌歡迎。

於是新戰士們挨次地講話，有的已經學會說「我補充一點意見」和「希望大家給我一些批評」。

李來雙挺着急，本連新戰士，只有七個人，再隔過兩個人就輪到自己，心想水磨上的額一樣，在胸膛裏撞得「撲通！撲通！」的響。盼望別人講得時間長些，偏偏都講得不長，而且還是後幾名，講得越短越快，……教訓着後備，汗濕淋淋的順着背襟溝朝下淌。第五個第六個人，不知什麼時候講完的，只聽見政治指導員大聲說：

「現在只有李來雙同志還沒有發言，大家歡迎！」

一陣掌聲，夾着着落落的笑聲，不知道是誰還喊了一句「不要羞羞答答的！」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站起來，大家會立刻靜靜下去，可是兩條腿顫得在褲子裏發抖，急得沒法，先把帽子摘下來，於是覺得腦袋像一個熱饅頭。

他站了半天，想等心跳撞得穩和一些再張嘴，跳撞却越來越厲害，像是只要等自己一張開嘴，還賴心就會從嘴裏跳到這月亮地來。大家又一遍鼓掌歡迎，三百來隻眼睛全望着自己，那笑嘻嘻的神氣，在李來雙看去，好像表示說：「好，誰叫你偷他的槍，看你怎麼說！」

政治指導員制止了大家的叫嚷，於是四周靜寂，過了一兩分鐘，李來雙才說話：

「報告指導員，我，我還沒有偷七班長的槍！……」聲音細得像從牙齒縫裏擠出來的，然而大家卻聽清了，而且惹起一陣笑聲。有人在生氣地喊：「笑什麼！聽他講下去！」可是政治指導員卻像笑着把手掌向李來雙這方面按一按，表示讓他坐下，說：「好，我知道你，你不用再講下去了！」別的新戰士坐下時，附近的人都向他特別多鼓掌，稱讚講得好。可是李來雙坐下的時候，附近的人是什麼樣子，他不知道，只覺得月亮光照得他眼睛有些發花。

政治指導員的結論，他一句也沒聽見。

這夜，他夢見自己「開小差」又被人捉回來。夢，胡亂着，一直沒睡好。

張錦田去住醫院已經快够一個月了。丟槍的案子，始終沒在出來。沒有人會疑心到李來變，可是大家爲這件事着急的情形，他是清楚知道的。每次上課，講到革命隊伍比起不革命隊伍和反革命隊伍更應該特別保護武器的時候，他便覺得自己作了「從來沒有這樣錯過」的錯事。

同志們時常拿他那晚討論會上的窘態，來開玩笑，模仿他那不正確的立正姿勢說：「報告指導員，我，我還沒有偷七班長的槍！……」接着對方總好問：「李來變同志，你真沒有偷七班長的槍嗎？我們就不相信，還是坦白些……」話沒說完，大家又無意地鬨笑起來了。

這樣的情境，使他很不好應付。這天當晚，總比平常要遲睡些，躺在鋪上，盤算怎樣來了結「這件事情」。現在，不是怎樣陷害張錦田來「報仇」的問題，反而是怎樣來替自己「解圍」的問題了。

他在村裏，可以抓住「漏空」就給仇人報復一下，可是在這裏，張錦田似乎變「大」了，或者說是什麼看不見的「大」東西裏邊的一個，因此，不容許自己抓漏空給他一下。這個「大」東西是什麼呢，他只能感覺到却說不出它的名字。

有一次，一位同志又開玩笑，說：

「李來變，講老實話，你還沒偷槍？坦白的說！」

「就算我偷了，你們說，我該怎麼辦？坦白？他敢作正經地反問，而且誠意的等候回答，可是大家說着「對不起你，我們不該老拿這話來和你開玩笑」，都翻翻地走散了。

這道歉，證明也像那晚政治指導員所說「我知道你」一樣，別人並不知道自己幹的壞事。這在現在，不但不使李來變暗地喜歡，反而難受起來。

張錦田從醫院回到連上了。當天吃晚飯的時候，李來變碰見他，本打算扭過臉去，裝做沒看見，可是張錦田却笑嘻嘻地過來和李來變握手。

「住在醫院才聽見你的名字，仔細一打聽，才知道就是你……現在咱們是同志了，以前有啥對不起你的地方，請你寬饒了我！」緊緊的握着手，笑眯眯的點着頭。

「你，你，你的病好啦？」李來變把肚腸都搜得潮濕過來啦，才尋到這們一句話。

「病是好啦，只是害病的時候真倒霉，把槍丟了！」隨着自怨自責的聲氣，臉上一層不愉快的陰雲，遮蔽了剛才的嘻笑。

第二天的晚傍晌，張錦田帶着一個紙包到班上找李來變，一面關心地打聽李來變參軍以後的生活，面打開紙包，將裏邊的一條新毛巾和一塊「新華肥皂」取出，向他身前一推說：

「李來變同志，這是住醫院時候，別人慰勞我的，我已經有了，這份送給你用罷！」

談了半天，總是張錦田在講話，李來變很少作聲，有也只簡單的一兩句。張錦田並不疑心李來變冷淡自己，反而熱心地向他講解道，講解那，時常參雜幾句四川省罵人的粗野話。這種熱心使李來變惶恐的站在張錦田面前，呆呆地看着對方的臉，對方却以為李來變在用心地聽，更加熱心起來。

李來變把張錦田送走以後，一個人坐在舖位上，皺着眉毛，把那條毛巾和那塊肥皂，擺弄了半天，他想到這是張李兩家頭一次送禮物，是受下呢還是退回去……他想到很多，連這些東西該值多少錢，他都估計了；最後還是用原來的那張紙，把東西包好，收進新領來的布挂包裏。

從這天起，張錦田常來找李來變一起去河裏洗衣裳、談天、遊耍、幫助他學習功課。有時偶然也談到兩家鬥氣的事情，這時候張錦田總是提出一副鄙笑的神氣。

有天他手裏拿着封信跑來對李來變說：

「好了，他們也該團結進步啦！」

「他們誰？」

「咱們兩家那一伙人。」

「咱們兩家怎麼啦？」李來雙有點驚惶。

「我老三來信，說村上幹部們又在給咱們兩家『說合』，咱們倆也寫封信回去勸勸吧，我看這會也許能成事，老三信裏就沒啥頑固勁！」他笑了笑，接着把家信上面的話，唸了五六句給李來雙聽。

李來雙憤懣地盤算往不往家裏寫這樣的信。

「這沒有什麼！」張錦田已經猜破李來雙的難心，「咱們倆結了，難道還能瞪着眼睛讓咱們倆的家不團結？這信我先寫，批評我的家；你的信，我就說是我求你寫的，你看這樣好不好？」

「好是好，我只怕人家笑話我。」李來雙沉吟地說着，腦裏浮現出村裏那羣好鬥氣的人們的姿

水碗被碰倒了，水在桌面上流着。張錦田就用家信擦着水，隨即將濕信紙搓成個團，用進炕洞

裏。

李來雙驚異地看着他的這些動作。

這天晚晌，張錦田拿來兩封信，一封長的寫給家裏，一封短的寫給村上的幹部們。第二天清早，連同李來雙請文書同志代寫的家信，一起交給政治指導員寄出去了。

「我吶呼你總是同志，爲啥你總不拿同志吶呼我？」有次，張錦田像發現了新鮮趣事樣的向李來

雙。

「有點叫不慣……」李來雙臉紅了。

「可是爲啥能吶呼別人呢？」

「你是從前的熟人，熟人怪不好意思。」

「哪？那二連的金保則同志不也是咱們村的嗎，可是你叫他同志，叫得怪自然的呢。」

李來雙默默的低了頭，半天纔說：「說老實話，老張，我還不配給你當一個同志呢！」說完，頭

更低下去了。兩隻蒼蠅在他頭頂上飛擾着，嗡嗡的叫着。

張錦田看見李來雙像有什麼心事難受，邀他到河邊上去散散心。在路上，李來雙突然問：

「老張，你丟槍那回事怎麼辦？」

「上級看我住醫院剛回來，還沒找我談話，處分是應該受的……」看見李來雙奇異的表情，張錦田改換柔順的語調繼續說：「同志，別爲我耽心，我是這樣一個人：自己作錯了事，別的同志不知道，不批評，我心裏反倒難受。」

這天晚晌，李來雙又沒有睡好覺。

張錦田在他從醫院回來恰好兩個星期了的那一天，跑來找李來雙；背後跟着一個手裏拿着封信，肩上架着條槍的戰士；他一見李來雙，就緊緊握住李來雙的手，說：

「李來雙同志，再見再見！上級送我到團部去受處分。」臉上浮出一個不自然的笑容。

「你忘啦：我害病的時候，丟了槍？」看見李來雙驚慌的神情，他又解釋着。

「村上『看青』還得有些規章，咱們這樣大的隊伍，沒有紀律還行……好，再見啦！你好好的學習！」說完又用力地握一次手，就鬆開手轉身和那個戰士同志一起走了。

李來雙的心，從來沒有這樣難受過。他躺在舖上沒有去吃午飯。許多同志來勸他，故意對上級要給張錦田的處分，作了各種樂觀的估計；然而這並不能減輕李來雙的難受。

就在這天的晚間，連長宣佈命令：明天上午十點鐘，本連全部出發，有戰鬥任務。這個村子，以移劃爲另一個部隊的防地。

大家忙着準備出發和作戰的工作。新戰士除了參加一般的動員會議以外，還進行特殊教育。接到正式通知以後！村民自動籌備歡送。第二天一清早，村幹部們就找了連長和政指指導員三四個。

快吹開早飯號了，李來雙突然跑來，我政指指導員。他全身打抖，一把拉住政指指導員就往三排七班住的那幢房子後面的玉陵地走去。

「李來雙同志，你有話講囉，何必這麼樣子！」政治指導員發急而又就心的向他說。

「我我不能再瞞住咱們大家啦……」已經走到玉菱地邊，他纔鬆開手，講完這句話，就攬過茂烈的玉菱地當間。政治指導員也只好迷惘地跟着他攬進去。

李來雙突然跪下像狗一樣用兩隻手拚命刨着土，碎土塊飛濺着。不久，手裏抓住一根皮帶，再用勁一扯，從土裏跳出一枝步槍來。於是他從地面爬起來，把滿是泥土的槍掛在右肩上，低着頭站在政治指導員的面前。

政治指導員瞪大着眼珠子，一時沒說出話來。風吹動玉菱長闊肥厚的綠葉子，沙沙的響着。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畢）

槐花

黃昏了。空氣裏浮着洋槐花特有的香氣，這喚起我一樁記憶：

民國二十五年吧，我住在北平，尚沒有參加八路軍。當時業已是「何梅協定」(註)之後，華北已經「特殊化」了。日本人以及朝鮮人，都可以在北平市橫行。我的東鄰就住着四個所謂「浪人」，發賣鴉片和海洛英，也留中國人在他們院裏吸食。

因此，正當我院裏洋槐花盛開的時候，常有一陣陣鴉片煙的氣味，混在槐花的香氣一起，衝進住室裏來。

當局無力干涉浪人們的犯罪行為。派警察來驅逐，他們對着滿臉流汗的警察笑。警察只好向房東發脾氣，限期由房東驅逐。房東把押金和房租全部退回，算作白住這幾個月房子，只請求他們遷走；起初，他們用帶有細麥草管的日本紙烟，招待房東，後來再去催，連細麥草管紙煙的招待也取消了。房東被關進監獄了，房東的老太婆對浪人們去鬧，去哭，去磕頭，浪人們看着她笑。——於是槐花香氣裏照舊還是混和着鴉片氣。

我院裏，三間正房是房東自己住，門房住着房東僱的女僕，西廂房住着一對年輕夫婦，帶一個小孩；他們姓張。我獨自住在東廂房。槐樹就在我的窗外。去年槐花結子的時候，對門住的小孩，便到我窗下來拾風吹落的槐子玩。有時院裏曬着男人和女人的衣裳，小孩便跑進房來，告訴我哪件是他爸爸的，哪件是他媽媽的，哪件是他自己的；神情是很可愛的。

可是今年槐花正開的時候，這家就搬走了，原因是接連把曬在院裏夜間沒有收拾起的衣裳丟了，把我的房頂和東牆壁上留下幾隻腳印。後來連廚房裏的碗都被盜走。這嚇得人們連菜刀都不敢放在

廚房裏。(怕竊盜摸到菜刀，兇機一動，也許幹出更惡劣的事來)。年輕夫婦尤其不安，帶起小孩說着「國家到了這程子，人民已經沒有居住的自由和安全」，就搬走了。

房東是兩老夫婦，兒子和兒媳在天津作事，院裏少了一個可愛的小孩，頗使他們感到寂寞；而我尤其爲年輕夫婦臨走時說的話所感動。

西廂房雖然空了，但房東却怕誤，租給浪人，寧肯就攔些房租，也不敢出招租的貼子，但時有二天晚間，我從外邊回來，看見漆黑了許多日子的西廂房的窗戶裏，又射出燈光。房東老婦人見我回來，撲到我房裏坐下。

「這世界，作事真不易了！」她嘆喟着。

「怎麼，西廂房不是有人賃了嗎？」我說。

「賃是賃出去啦，誰敢說不出差子！東隔壁的房子，原先也不是就租給這伙人，誰知道當面賃房是一伙人，真正住房的又是一伙人。現在房租不給啦，人還得打官司……」

「這家也許不會吧，怎樣個人家？」

「二十幾歲的一個婦道家，帶一個六歲的小男孩，行李很簡單，原先租房子的時候，她說她丈夫在天津作事，不回家，她常到天津去看他；今晚我和她閑說話，說到我家那兩口子也在天津作事，她又支支吾吾，說丈夫也許要調到南京去，我問她隨着去不，她又說不去。唉，誰知道她搞的什麼鬼！」老婦人嘆息着往門外走，走到房門口，又站下來，補充似的說，「她那小孩，長的也怪招人喜歡，只是看神氣總在發怔，像剛醒醒的，沒有張先生孩子那樣快活。」

接着我聽見她高聲的在院裏和新來的房戶攀談，對方沒有回答她，似乎已經熄燈睡了。

第二天早起，我到窗前嗽口，看見一個穿着杏黃綢衫，額骨微高，長圓的臉頰上，帶着胭脂殘痕的女人正站在方凳上折槐花。凳旁站着個小男孩，小小的手臂和圓圓的臉，像是石膏塑的，雖然秀麗，却缺少血和熱，捧隻精圓的豆綠色的花瓶，眼睛望着他折花的母親。

這就是新來的房戶。女僕正在院裏掃集風吹折的槐葉和早落的槐花。房東老婦人也在院裏，等我嗽口完畢，特爲給我和新來的房戶介紹了一下。母親叫作路露，小孩叫作濱兒——路濱。

這天晚間，路露帶着她的濱兒，到我房間來，都穿着新的衣裳，由房東老婦人陪伴。看樣子，是鄭重其事的來拜訪他們今夜的鄰居。事先已經到過了房東的住室。這使我感到窘促，不合時宜地拿出紙煙來招待女客，惹得房東老婦人都笑了，幸而路露取過一支，很坦然地吸着。我又請女僕買些糖果來招待客人。我只尋機會和濱兒談話，路露便翻着我架上的書。臨走，濱兒兜着一些糖果，路露借去一本哥倫泰的「新婦女論」。

過幾天，她把「新婦女論」還我，並隨帶地問了幾個問題。

「『夫死從子』是不好的；可是，假如一個婦人，她忠實於她丈夫生前的愛情，願意爲他和他共同生育的兒子服務，願意爲這犧牲一切，那爲什麼一定要強迫她，不許這樣做呢？我以爲強迫寡婦改嫁，和強迫寡婦守節同樣是不好的，對不對？」她眉毛微微的蹙起。

「我以爲問題就在於是否出於強迫，照你所說的情形，自願爲兒子犧牲一切，那已經不是古人所規定的『夫死從子』的精神了……不過我很就心，在私有制度沒推翻的社會裏，特別是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一個婦人到底能夠怎樣來爲兒子服務呢？她所願意犧牲的一切，到底是有多少呢？」我的年紀不算大，但業已看見舊社會的惡勢力要壓碎一個婦女是太容易了，所以這樣回答了她。

「我所說的『一切』就是她所有的一切，如果一個人真有靈魂的話，就連她的靈魂也算在內。」臨走，又借去倍倍爾著的「婦人與社會主義」的中譯本。

路露時常不在家，平日總憂鬱着眉尖，就是對着她的濱兒，也很少笑容。但我幾次遇見她在大門口和送她歸來的男友們，却是有歡有笑的。有次我看見濱兒一個人坐在他房門口的石階上，眼睛不瞬一下地仰望着槐樹頂尖上的花朵，小嘴微微張着，兩隻小手的指頭，絞在一起，放在膝蓋上，幼稚的臉上，與年齡不相稱地浮着孤寂者的痛苦而又淡漠的表情。

「滾兒，你媽又出去啦？」

「又出了。」

「你媽爲什麼不帶你出去玩，丟下一個小孩在家裏，真不好！」

「她好，比誰都好，不興說她不好！」一直望着槐花的眼睛，此刻轉望着我，從黑絨絨的眼裏，流露出「不滿和『不信任』的眼光，使我感到自己的失言。」

路露家裏，簡直沒有人來訪問，但每週總有一兩封信來。有幾次信封上寫的是俄文，女僕不能辨認，是交給我處理的。以後女僕索興把凡是寄來的信，一起交給我，於是我成爲路露的轉信人了。這些信，有的是從「滿洲國」的哈爾濱寄來的，有的是本埠。信封和上面的稱呼，也各色各樣。她丈夫所在地的天津或是南京，反而沒有信寄來過，我懷疑她在進行不正當的戀愛，因此見面時，對她逐漸冷淡起來。

後來滾兒患了感冒病，躺在牀上發燒，吐着黃綠色的稠痰。就是在這樣的時候，如果大門外有人來找路露，她仍是打扮齊整的捨下滾兒走了。還惹起房東老婦人和我的憤慨，連女僕都不滿，說：「住了這們些個月啦，也沒見她丈夫回家來過一趟，自己可整天不愛在家，我看這個人也不是好……」

「趙媽，你總愛隨便說人家的不是！」

滾兒臉燒得紅紅的，聽見她們的交談，睜開眼睛望一望她們，似乎想要說什麼，但又不作聲的閉下了。看見他這樣子，房東老婦人忙問道：

「你口乾想喝水嗎？想吃點什麼，告訴我！」

「我什麼也不想吃。」他眼睛又睜開了。白眼珠上現着充血的紅絲。

「你知道你媽又上哪兒去了？」趙媽爽直的揮了一句。

「我知道，她等會就回來。」隨着他看一看我，又閉下眼睛，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是不願意叫旁

人講他的母親不好。他似乎真知道他母親在外邊幹的是一些什麼事，可是他願意保守母親的秘密。

這兒的病，似乎已經由感冒變成其他嚴重的病症，痰雖然較少了，但是變成難看的鐵銹樣的顏色。不時的咳嗽，咳的時候用兩隻小手撫着胸部，大概有些痛疼。呼吸緊促得很。嘴唇周圍長出一些疹子樣的東西。路露也顯然消瘦，額骨更顯得高起些，而神情則由平日的淡漠，變成了嚴肅，可是仍然出去跑。

有一天，我被友人約到一家高級的酒館去吃飯，聽見隔壁房間裏噁噁噁噁，似乎正開着盛筵，其中有個談鋒最健，嘲笑着許多事物，時而發出毫不顧忌的笑聲的女人，聽去很熟習，但一時却想不起她是誰。其中還參雜四五個妓女，鬧着「打情罵俏」的一套。

等到他們散宴後，從我們房間的門口經過的時候，我掀開門簾，偷着一看，眼光恰遇見路露，而她也不意中正瞥見了我，彼此都露出無限的驚愕。

我感到非常不愉快，甚至感到她欺騙了我，侮辱了我，像這樣一個人，爲什麼要拿「新婦女論」和「婦人與社會主義」給她讀呢？爲什麼要對她親切甚而至於尊敬呢？

這天夜裏，我回去得非常晚。趙媽已經睡着，我剛一叩門，應聲來開門的却是路露。這使我感到突兀，她並且跟隨進到我房裏坐下了，仍是穿着白天在酒館那一身衣裳。我房裏十分沉寂，桌上二瓶桂花，在電燈光下顯得更加枯萎了，奄奄地散着行將枯竭的一絲香氣。

「你有什麼事情要向我解釋嗎？我覺得我和你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的誤會。」我有些不耐煩。

「是的，王先生，你對於我沒有一點誤會；不過我想王先生你也許奇怪……」

「我有什麼可奇怪的，世上的路多啦，哪一條路上沒有人走過！」我疑心她那驚惶誠懇的樣子是虛偽的，所以阻攔住不讓她說下去。

「是的，王先生；不過每一個人都以爲只有自己走着的路最正派，或是最艱苦，總想不起看看別人在走什麼路，怎樣走的，甚至還有意無意的把別人從路上擠到崖底下去！」

「哼！我忽然也學會了用鼻子發出冷笑。」我到時常想撿一根棍子，遞給要掉到崖底下的人，可是人家倒會在我面前裝腔做勢呢！因此我想：還是各人走各人的路罷，人家並不是一歲兩歲的小孩子，用不着你去教他怎樣邁步。」

路露惶恐的臉色，此刻突然變成紫脹，忽然伏在桌上，啾啾的啜泣起來。

這成什麼樣子呢？房東老婦人在她房裏咳嗽幾聲，似乎她已經醒來，而且聽見了哭聲。我在房裏來回踱步，本來不吸紙煙的，這時把蓄存待客的紙煙，猛猛的吸完兩支。

「王……先……生，我什麼都告訴你罷！」電燈光下，一隻充血的眼睛望着我。我坐下來聽她講

「我，我沒有丈夫，我丈夫是東北一個中學的教員，「九一八」以後，參加了義勇軍。日本軍隊把我們當土匪打，中國政府怕我們是共產黨，故意不肯支持，最後一次打仗，我們被圍了，他被日本兵捉去，活活地用洋油燒死！我跟別人突圍出來，一切都完了，不過他活着的時候，對我說過：他很容易死在日本手裏，問我假如他死了，我願不願意犧牲一切，把我倆共同的兒子撫養長大，并且母子們仍舊繼續他未完的抗日事業，我當初是流着淚答應他了……」烏咽的哭聲，禁不住地大起來，雖然她口裏塞着條手巾，想抑制着自己的哭聲變小。

「演兒的父親認識我的時候，我是哈爾濱的一個舞女。他父親爲了我，和他原來的妻，他的家廬，斷絕了一切關係。他死後，我同演兒回到哈爾濱。大學畢業的婦女都沒有事作，何況我只有一張高小的文憑。作舞女也不行了，在哈爾濱站不住，纔跑到北平來，到北平來以後的情形，你今天白天已經看見了。」

在我面前哭訴着的，是堅苦的志士呢，還是柔弱的羔羊？是慈愛的母親呢，還是通常的娼婦？窗外天色將曙了，電燈絲已經顯得發紅，殘夜的風，從東鄰吹送來一陣陣鴉片的氣味，使我更加感到頭目暈眩。

第二天，房東老婦人幾次望着我眯笑，起初我就心她聽見了路露的話，後來知道她不過疑心我和路露在鬧所謂戀愛的「把戲」，於是我放心了，也對這位憐惜的老婦人微笑着。

這天，濱兒的病更險惡了。門外有人來找路露，她換好衣裳想出去，濱兒破例的握着他母親的手，不放她走。

「不用出去了！如果你等錢用，我還可以想辦法……」我羞澀地噁嚥着。

路露怒目向我看一眼，從濱兒手中抽出自己的手，一衝就走出去了。我的話刺傷了她。

已經過了兩個鐘頭，路露沒有回來。我摸着濱兒的額頭，他的體溫，高到我嚇了一跳，呼吸十分短促而又十分困難，時時低聲的喚着媽。

「濱兒，媽一會就回來了。」我安慰這小孤兒。

「媽她不回來啦！」他恐怖地睜開眼睛，向四處望着，眼眶業已深深的低陷。

「你不要亂想，也不要害怕，媽一會就回來的。」

「媽回來晚，就看不見我啦。」

「你媽比誰都好，你不是對我說過嗎，還記得不？」我想慢慢把他的心思引到旁的事物上邊去。

「是的，我媽比誰都好！」他忽然很艱苦地浮出個笑容，露出兩列雪白的牙齒。

又過了好久，路露還沒有回來。院裏已經沒有槐影，晚霞將透明的粉紅色塗抹在槐樹的頂梢，四處浮動着晚開的槐花的香氣。

忽然大門開了，我聽見趙媽「呀！」的驚叫一聲，隨即聽見路露，腳步聲，混在雜亂的腳步聲裏，向着房裏跑來。路露一推開房門，氣息驚喘的倒在牀上；隨着蜂擁進來一羣喝醉酒的浪人。他們就是東隔壁那伙販賣毒品的東西，大概路露回來，在大門口撞見的。這伙東西穿着西裝，衣袖和褲腿都蒙日本紙烟尾上麥草管一樣的細，噴着酒氣，向路露胡調。

我稍一驚愕，隨即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一面叫趙媽去報告街口站崗的警察，一面叫浪人出去。

但酒精使這幾隻野獸瘋狂了，竟伸手去拖路露，路露順勢翻身起來，「拍」的打了浪人兩個耳光。發是房裏登時陷入「混戰」狀態，盜器、家具，打得一片響。窗上玻璃打碎了，望見一個警察，站在陽臺慌恐的搓着手。牀上的濱兒，這時突然驚怖的銳聲叫起來，路露連忙去抱濱兒，這幾隻野獸又繞向路露。我憤怒的門着四個浪人，到底被我驅逐出大門外去了。

回來，院裏的警察攔住我，要查問是怎麼一回事，我向着他嚷道：

「請你走罷，我等一會就上你們「派出所」去報告！」

走進路露房裏，她正抱着濱兒在號哭。濱兒的呼吸好像就要停止。

等人們把醫生請到，濱兒已經死在他母親的懷裏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南委泉）

（註）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四日，國民黨的何應欽與華北日軍司令梅津談判，九日，秘密簽訂「何梅協定」，中國在冀察主權大部喪失，國民黨也取消了河北省所有的黨部，黃杰，關麟徵等中央軍撤出河北省，東北軍被國民黨調到陝西去「剿共」。十日，國民政府下「敦睦友邦令」，說「凡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爲反日宣傳者，均處以妨害邦交罪。」「由此抗日反滿」不獨在「滿洲國」有罪，就是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統治下，也成爲犯罪的行爲了。

305